

上

艳

影

侠

踪

云中子 著



内 容 提 要

相约聚会在黄山始信峰的七大名家高手，有六名化为白骨，仅存的玉面追风亦神秘失踪。十八年后，玉面追风以嗜血狂魔的狰狞面目再现江湖。

为止武林血煞，少年侠士郁秋风以一腔正气及师传绝技“天称三掌”逼和玉面追风，并相约九九重阳黄山再战。

郁秋风自知再战非玉面追风之敌，决计亲自出面邀请三位老魔头出世相助，不期奇遇连连——

为救金笛女侠，郁秋风独闯尊阴教法坛，巧过百景洞天，却被一出浴的妙龄女妮吓得落荒而逃；琼岛的黎母峰上，郁秋风与美若仙子的黄衣少女一见钟情，却被老魔女打下山涧；绝地深涧之中，郁秋风巧遇高人，习得“万有引力”神功，二次邀请魔女出山；罗浮山上，郁秋风巧计解危，赢得了巨魔的喜受，并赠以至宝——巨阙神剑。

郁秋风联同侠义群雄再度筹谋，引得尊阴教与玉面追风火拼。太极十三剑阵中，郁秋风一柄神剑大展神威，赢得了两位绝世美人的芳心。

为探出乾坤令主方佩英的真面目，郁秋风夜探王屋，历尽曲折。郁秋风揭开了真假玉面追风之谜。

江湖大劫虽已消，可是面对五位佳人的款款真情，郁秋风实难取舍。在五位佳人醋海兴波之际，只能逃之夭夭，随师归山再度苦修。

然而，深山古刹果能清净得了吗？

目 录

第一章	竹令追魂	(1)
第二章	重阳之约	(2 5)
第三章	天称三掌	(5 1)
第四章	百景洞天	(7 7)
第五章	妙尼出浴	(102)
第六章	不老魔女	(127)
第七章	神偷贼魔	(153)
第八章	尊阴教主	(179)
第九章	丐帮帮主	(205)
第十章	铁帚道人	(230)

第十一章	三阵赌斗	(257)
第十二章	寒螭之毒	(282)
第十三章	群雄齐聚	(308)
第十四章	阴阳四式	(333)
第十五章	赶尸之人	(359)
第十六章	魔踪再现	(384)
第十七章	双姝动情	(410)
第十八章	点苍掌门	(436)
第十九章	夜闯武当	(462)
第二十章	银汉双星	(487)
第二十一章	驭剑之术	(511)
第二十二章	乾坤令主	(537)
第二十三章	煮鹤焚琴	(562)
第二十四章	佳人倾心	(587)
第二十五章	一笑追魂	(612)

第二十六章	散花天姝	(636)
第二十七章	顽皮双小	(661)
第二十八章	玉面追魂	(686)
第二十九章	争风吃醋	(712)
第三十章	真相大白	(738)

第一章 竹令追魂

夜深沉，万籁俱寂，已是将近午夜的时候啦！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大地黑得像个硕大无比的砚台，黄山就像是这个硕大无比的砚台中的一粒墨渣。

盛夏的夜晚，没有一丝儿微风，天气闷沉沉，使人不能入睡，所以屋檐前，树荫下，一张竹榻，或是一条草席上面躺满了纳凉的人。

然而，竟有人在这样的深夜中，翻登黄山始信峰，这座峰顶是黄山三十六峰中最最难登的奇峰。

可是攀登此峰顶的人，竟有六人之多。

他们打着趺儿坐在峰顶的一棵千年古松下，每个人像老僧入定似的不动，但是，每个人面上的表情，却又是这般烦躁不安，似在等待着另一个人。

天气是这般的沉闷，气氛又是这般的寂静，这像是一幅没有生命的画，但这幅画却又在突然之间起了骚动。

起先是一——从遥远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地雷声，雷声使古松下坐着的六个人，不约而同地缓睁双目……

正当这六个人一睁眼的工夫，中央突然多出一个人来。

这不是飞仙，也不是鬼魅，这是一个儒巾长袍，面目清秀的翩翩佳公子，看上去，还像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少年人。

但这一位突然而来的美少年，却使松下六人，俱都蓦地一惊！

于是，一开始先争口舌之利，继之则刀剑相向，使沉闷的夜晚，寂静的始信峰头，展开了一阵互争生死的恶斗。

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这场恶斗由几时开始，到几时结束，直到有人登山览胜无意中发现的时候，已成了几堆白骨。

消息传出，立刻惊动了官府，太平县还特别派了一个干捕，攀上峰顶勘查，现场上首先发现了一支银笛，来勘查的干捕见到这支银笛，面色当即剧变。

这位干捕在极度的震惊下，又在现场找到了数件遗物，以及推测着这几件遗物的主人，并大胆地拟了一张名单：

一、银笛一支——银笛书生简涤尘，仗以闯万扬威的成名兵刃。

二、珊瑚念珠一挂——少林寺达摩院监堂长老，梦觉上人的信物。

三、玉柄拂尘一支——武当派掌门天虚道长的代用兵刃。

四、阔刃断剑一截——黔中逸士冯安与众不同的佩剑。

五、五芒珠数粒——威震江湖的三凤帮女帮主，金凤仙姑杨大娘的独门暗器。

六、白玉环一个——三湘名家银头皓叟郭霆的佩物。

六家后人弟子听到谣传后，纷纷出而追查，果真在黄山始信峰上，发现了六堆白骨，经过仔细查证之后，方从破烂

的服色上，分出了这六大名的遗骨，证实六大名家确在黄山遇害，于是，这六家后人弟子便联合起来，遍邀武林同道，大举追查凶手，因而使整个武林，为之震动。

然而，震撼武林的逆事并未到此为止。

天下第一名家，方今武林盟主玉面追风谭琦的知友，年方少壮的乾坤令主方英佩，突然以失窃相传。而且，失窃的既非金钱，又非珍宝，却是乾坤门几代相传，视同珍宝的一部秘籍，名叫乾坤百诀。为此之故，使这位武林盟主，气得一病数月。

消息后来居上，受邀缉凶的武林人士，纷纷转移目标，来追寻这部失窃的奇书，唯有六家后人，仍锲而不舍地查仇缉凶，于是，整个江湖上，但见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的练武人，纷至来去而复回，到处都是他们的踪迹。

奈何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晃眼经年，寻书缉凶，两皆无功，有的人知难而退，有的人心灰意懒，只剩下有限的几个，连同六大名家的后人弟子，仍在茫茫江湖中，宛如大海捞针，苦苦追查不已。

无情的岁月，一年年地逝去，时间是消灭人们惨痛遭遇的最佳良方，黄山的惨祸，秘籍的失窃，经过了一十八年，几使人们完全地淡忘了，即使还有人提及，那也不过是一樁江湖旧闻罢了。

至于下落不明的玉面追风谭琦，等而下之，失踪的干捕，与他被人掳去的爱子，则更是无人闻问的小事一件。

然而，天下武林间，却反而平静了十八年。

武陵山麓，湘西道上，正当夏日炎炎，盛暑难消的正午

时分，小道曲阵上，突然响起一径急骤的马蹄声，随见尘土滚滚，一匹雪也似的白骏马儿上，骑着一位紧身窄袖，白纺绸衫裤的绝色少女。

你瞧她伏身马背，抖缰频催，骏马儿四蹄交替，疾走如风，少女冒暑驰骋挥汗如雨，若无重要大事，何至如此匆匆？

翠谷幽径，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画中有人，一位翩翩美少年，宛赛玉树临风般，伫立桥上，正垂首观游鱼，倾耳听鸟啼，其乐陶陶，流连不去。

俄顷，蹄声疾传，马上的白衣少女，已远远地娇声呼喝道：“喂喂！快让开，别教马儿撞着你！”

少年闻声回头，少女已催马驰近桥前，这少年乍见之下，不由啧啧称羨，真是个马骏人更美，因而忘其所以愣然发呆。

少女飞马疾至，却不见桥上少年让开，眼看势将撞上，急切间一收缰，骏马儿骤然地止住奔势，两条前蹄陡然往上一扬，连声嘶叫着，居然临桥而止，少年不由脱口叫了声：“好俊的功夫！”但马上的少女已娇嗔满面，戟指怒叱道：“你这人真可恶，叫你让开没听到吗？”

少年剑眉微扬，反而朗然大笑道：“如此胜景，只宜信步浏览，岂可放马狂奔，姑娘不去大路上驰骋，扰我清兴。”

少女秀眉紧皱，满面焦急之色，闻言轻哼一声道：“你少跟我饶舌，快让路，别误了姑娘的要事！”

她一边说，一边抽出腰带上的绸巾擦汗，但少年却一点也不急，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朗目，一如欣赏山水般看着马上的女子，反将少女看得螭首低垂，谁知不低头尚好，她这么一低头，才发现自己全身上下的衣服已尽皆湿透，而且纺

绸衣裤一经潮湿，便完全贴在身上，因而把健美的胴体，衬托得玲珑凸透，也因此使这位少女，两颊红霞骤齐涌飞，羞不自胜！

桥上少年更是忘形地失笑道：“大热天这么赶路，还有不……”

少女闻言大怒，皓腕轻挥，潜劲顿生，手上拿着的一方绸巾，快如电闪般拂向少年的双目。

她出手快疾，使少年在不防中，惊得唷了一声，但动在意先，他眼见白影拂到，身形微摆，以“回风舞柳”的轻功身法，巧妙地闪开了少女一拂，当他身形还未站稳，已听到马上的白衣少女，连声冷笑道：“原来朋友还是个行家呢，算我失眼啦！”

话出单掌轻按，娇躯儿宛似落叶般飘然坠地，足尖微点，随即飞身而起，口中冷喝道：“看招”，翻腕扬巾，一领少年眼神，左手继起，一招“画龙点睛”，骈指疾点少年咽喉下“璇玑”要穴。

这少女乍一出手，便即虚实并用，只是桥上少年，显然也非弱者，他一方面惊异眼前的少女，不但模样儿长得真美，手法也快速绝伦，一方面施开怪异的身法，在这宽仅尺余的小桥上，闪展腾挪，连让少女七八招快攻，而且应付裕如，显得异常轻松。

白衣少女连攻不逞，芳心不由暗惊，秀眉轻蹙，口中娇喝道：“好身法！”同时招式一紧，掌风指劲，倏地横生，一眨眼的工夫，就攻了二十余招，桥上的少年虽未稍露败相，但也微微变色。

将近四十招，少年人陡然间双臂一抖，硬从少女颇为凌厉的掌风指劲中拔空而起，身形直上五丈多高，腰间微一使力，凌空连翻了三个斤斗，直到离地不足六七尺高，才挥臂稳抛，翩然落地。

像他这等轻巧灵活的身法，在目下武林中，能与之相较高低的人，恐怕数不出三四位。

白衣少女因此震住了，招势一收，面带惊异之色，呆呆站在桥上，凝视着退下小桥的少年人。

岂料这位少年于落地站定之后，表情却踌躇起来，嗫嚅了好一阵，方神色一正，往前跨了两步，拱手作个长揖，朗声问道：“适才见姑娘所施展的手法，极似湘西郭家独创的三才凿玉手，在下冒昧动问，姑娘是否姓郭？”

少女本甚难堪，闻言更是惊愧，几番启唇，但话到嘴边又止。

少年机警得很，一看姑娘这种神情，心头已明若洞炬，遂以微带惶恐的语气，自我介绍道：“在下姓郁，贱名秋风，奉家师指点，特来湘西拜会郭老前辈，因不知郭老前辈高隐的红枫谷究在何处，寻经此地，致阻姑娘去路，事出无心，尚望姑娘宽恕，并祈指我迷津，使在下得以拜见高人。”

言罢，再次做个长揖，然后垂手静待，白衣少女听完这段话，遂强自抑止着羞惭，星目微转，皱眉答道：“我也是途经此地，谁知道什么红枫谷黑枫谷的？你既然无心阻路，我也不能有心惹事……”

话到这里，举步往前走来，少年愕然地侧身一让，姑娘擦着他身旁走下小桥，启唇发声轻啸，那匹神骏的白马儿，便

蹄声得得，自动走过小桥，跑到少女身畔，这位少女连头都不回，飞身跃上马背，绝尘而去。

郁秋风愕然望着少女的背影，站在桥下发了一会儿怔，直到蹄声远去，方始猛一击额，哑然失笑道：“没错，是啦！”当下一塌腰，双足力点，人如强弩离弦，疾射七八丈远，跟着连连腾身，竟施展开上乘的内家轻功“燕子三点水”，望尘急追。

郁秋风年纪虽轻，这身轻功提纵术，却是异常地了得，追不多久，白衣少女的人影已遥遥在望。

这时，郁秋风反有些犹豫了，因为方才在桥上，自己即使无心阻路，却难免被人疑为有意失态，对方是一位十几岁的大姑娘，既然发现人家那副狼狈的神色，就应该扭头他视，撤身让路，使人家早早赶回家去，免得在途中出丑现眼方对，然而，自己却目不转睛，老盯着人家，还……

郁秋风想到这里，不由内心自愧，去势略慢，远远地追着少女，不敢太过接近。

奔了十多里地，忽见前面两峰夹峙，白衣少女的人影，已消失在一线小道中，郁秋风深恐跟丢，提丹田真气，脚下用力，人如风驰电掣，眨眼间飞出了两峰夹峙下的一线小道，眼前地势忽展，只见群山环抱中，在一片方圆数里的广大山谷，谷中遍植枫树，但正当仲夏，枫叶尚还未红，然而，地方是跟到了。

郁秋风既知自己进入红枫谷，遂循着谷中幽径，曲折而行，走了约莫一盏茶的时候，仍然未看到一幢房屋，和一个人影，心头自不免觉得奇怪，心忖：“这座山谷，方圆仅只数

里，凭自己的脚程，即使慢慢地走，也不需多久，便可将此谷走遍，如今走了这么久，始终在一条曲曲折折，两旁枫树高耸的小径绕来绕去，莫非……”

郁秋风一念及此，忽然想起师父曾经说过，武林中有很多成了名的高手，都喜欢在自己的地方，布置些“五行，八卦”一类的歧途曲径，一方面用以阻挡闲人的乱闯，一方面又可炫耀自己的才能，其实，对懂得门道的人，半点用处也没有。

想到这里，郁秋风遂仔细地留心一看，果然看出，这座红枫谷的枫树全是用人力培植起来的，而且是明合“三才”，暗合“九宫”，莫怪自己走了半天，依然在这条枫树狭道的小径上了。

郁秋风一经看清，不禁哑然失笑，心忖：“这红枫谷的主人，乃当今武林中有数几位前辈名家之一，江湖上提到金眼雕郭震之名，无不肃然起敬，可是他依然不能免俗，竟在他住的地方，布下这些鬼把戏，由此可见，武林人的好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了。”

郁秋风想到这里，不由剑眉微剔，哑然失笑，当下拿定主意，要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暗入红枫谷摘叶山庄，让那位白衣少女骤吃一惊，想定之后，立刻飞身跃上树顶，凝目四眺，见左侧百丈以外，一片茂密的湘竹林后，屋脊层层，估量必是摘叶山庄无疑，于是略提真气，施展上乘的“草上飞”轻功绝技，踏叶飞跃，快似电掣，眨眼便到了竹林顶端，遂略收身法，隐身茂密的竹林中，先将摘叶山庄的建筑形势，打量清楚，认准其中一幢高大的屋宇必是郭震住所，遂避开

庄内人的耳目，以快捷的身法，轻蹬巧纵，一口气便闪到了那幢高大屋宇附近的房上，定身窥探。

这也是郁秋风年纪轻，不明江湖上的禁忌，只因一时好事，便冒险硬闯，当他到达这里，才看清这幢屋子。建筑得也很平常，前后共计三间，第二间大厅前，有一个颇为宽大的院落，中央有一株高大的古槐。

郁秋风就以这株古槐，作为闯入郭震宅内的第一个藏身之所，遂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硬是凌空直拔而起，一式“潜龙升天”，竟纵上七丈多高，随之拧腰叠腿，巧展“细胸翻云”，半空中一个斤斗，身如殒石坠地，认准那一株高大的古槐，头下脚上，疾飞而下。

当郁秋风的身形掠过这株古槐顶端，将近大厅屋檐，始轻抖双臂，略减下坠之势，猿臂微探，抓住槐树一枝横干，身形随势一弹，竟未发出丝毫声响，人已巧妙地隐藏在浓叶丛中了。

郁秋风身形藏好，遂轻拨浓叶，凝目往下细窥，但见这个大厅，建筑得甚是宽敞，桌旁有四只紫檀木的太师椅，两边各有一张茶几，两张靠背椅子，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龙眉皓首，银髯飘胸，身穿葛布半截长衫，黄铜扣，宽腰带，精神矍铄，一对微陷的眼眶中，闪露出两道威棱四射的黄光的老者，这便是名震江湖，人称金眼雕郭震的郭老英雄！

金眼雕郭震虽在家居，身上依然是全套江湖上的打扮，这时候，手上拿着一根长不及五寸，约莫一指宽的竹签，全神贯注地看着……

郁秋风内心非常高兴，自己是那么轻易地就找着了金眼雕郭震本人，然而也不敢过分大意，屏息静窥，深恐形迹败露，没的弄巧成拙，丢人现眼！

金眼雕郭震反复不停地，把手上这支竹签看了半晌，然后缓缓抬头，目注屋顶，似乎颇费思量地回忆着……

俄顷，摇了摇头，沉吟地说道：“二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但最近这几年，江湖上又出了些什么样的人物，我就不太清楚了！”

郁秋风心里奇怪，心道：“这位老英雄是对谁说话啊？”

不料左厢房却有人接口道：“二舅，你别管它是谁的啦！要是事情不急，外甥女会来麻烦你老人家吗？况且，爹又没在家，娘似乎很烦恼，她既怕自己独个去接不住，又担心爹在外面有什么差错！”

郁秋风一听这就是方才在小桥上狭路遇见的，那位白衣少女的口音，原来她竟是郭震的外甥女啊！

“哈哈……”

郭震接着爽朗地大笑道：“瑛儿，你别跟二舅磨牙，目下江湖上，还有几个人是你娘的对手，像这样子的主儿，充其量，是你爹走镖时，曾经得罪过的绿林朋友，如果你爹今明两夜仍未回家，后天晚上，就由你娘出面，跟人家交代几句客气话，准保啥事没有，而且，你二舅已多年没出外走动了，谁知初出道的后生晚辈，还卖我这张老脸不？”

郁秋风听了金眼雕郭震这些话，心里不禁暗笑，这就叫江湖人总不脱江湖气，这位郭老英雄，在他外甥女的面前，也忘不了拍板眼，叫字号，倚老卖老！郁秋风方自暗中心笑之

间，左厢房门声一响，随见白衣少女换了一套干净衣服，面带愁色，走到金眼雕郭震身畔翘起了小嘴，不依道：“二舅，我娘知道你老人家已多年不问江湖上的事啦，要不是事急，还会打发我来吗？”

“我知道，哈……瑛儿，今日是七月初六啦，再过三天是初十，这一天呢，是二舅六十岁的生日，你娘的主意是……到那天，准备大大的热闹一下，可是她知道二舅不一定答应，所以哪……”

“二舅！”，白衣少女扭着腰肢儿，打断郭震的话道：“恕瑛儿拦你老人家的高兴，眼前的事若不能顺利应付下来，别说不能给你老人家拜寿，连我爹和我娘的性命都很危险呢！”

“有这般严重？”

“二舅，你老可能是不知道，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内，武林中连续被人杀害的，有少林寺的梦真禅师，武当派的乾一道长，衡阳的飞叉谭一诚。三风帮的神蛟杨林等，总共约有二十余人，这里面，有的是被约赴会的，也有是受邀助拳的，可是到场的人，不论被约的事主，或是受邀助拳的朋友，凡是露面者，便无人侥幸生还。二舅，您老能说这件事不严重吗？”

金眼雕郭震这才动容道：“严重，严重，很严重！……瑛儿，你知道对方的来历吗？”

白衣少女忧愁地摇了摇头，指着郭震手上的竹签道：“没有人知道这恶魔的来历，但目前江湖上的人，全把这支小小的竹签，当作了追魂令啦！”

金眼雕郭震黄眼疾睁，忿然冷笑道：“追魂令？嘿嘿……倒真像是追魂令。瑛儿，二舅这就跟你走……”语声未落，倏